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162
1



文獻
D 162
1

嘉慶二十五年刊

分寧胡乙燈手著

務本堂藏板

楚辭新註求確

斗酒篇 隨遇草 飲墨時藝板藏家塾 遺忠錄 雜文
豫小風 秋田集 尚友集 鐵拍集 韓集五百家註旁
歷代經籍註疏目錄 嗣出 豫海隨筆十四卷付梓

楚辭註家傳者自漢王逸章句後宋有蘇軾校本洪炎等
十五家本洪興祖補註考異朱子集註辨證吳仁傑草木
疏明以來各家說楚辭本

國朝蔣驥山帶閣註蕭雲從離騷圖此外又若林雲銘楚辭
燈之類雖多執滯亦間有所長諸家詳賅已無微不至矣
然原文於經史子外獨創一格為詩之變而賦之祖字句
承轉恍惚未易確以迹求後之讀者以其恢奇奧衍不得
不乞靈於註而註家或專疏其辭或渾括其指或牽於古
而曲為之說遂致有累複扞格齟齬不合揆之情理不安

楚辭新註求確序

48-11130

010190554541

不確者如離騷之以女比君九歌之為主祭詞天問之以後出書釋上世不傳之事如此類俾千古奇文幾成怪文矣總之求楚辭於註家不若求之於史傳求之於史傳不若求之於本辭為確也予向甚耽於懷未及辨也邇來謝病家塾課暇註韓集五百家註旁叅後見見輩案頭又有近時王遜直同姪帶存所註楚辭評註十卷因取閱之隨閱隨批不覺竟其卷爰書於額云

時

嘉慶二十一年季春月哉生明

乙燈老人題

舊目錄序

上遜直

離騷下釋文及史記俱無經字當仿之九章遠遊或謂辭人所擬非是招魂王逸諸本俱謂宋玉作遷史以為原作劉勰論亦同阮其氣調良是今以繫之屈原九辯大招或謂但原作非是惜誓王逸以來謂賈誼作亦無明據其不載弔屈原鵬鳥二賦亦非王本又有東方朔七諫王褒九懷劉向九歎及逸所作九思晦翁謂詞氣平緩無病呻吟不當以累篇賦俱刪去又按莊忌哀時命填寫成語太多余亦刪去卷中共四十篇

按史明謂讀招魂哀郢又謂作懷沙之賦哀郢懷沙俱在九章內則招魂與九章皆原作可知惟遠遊一篇史所不及載漢志屈原賦二十五篇計二十五篇之數有招魂則無遠遊有遠遊則無招魂必去一篇其數乃合

大抵遠遊之爲辭人所擬良是細玩其辭意亦然餘辨
另詳後遠遊篇至招魂之確爲原作亦詳後招魂篇舊
本列原作二十六篇不合漢志二十五篇之數今摘遠
遊一篇列大招後餘篇仍依舊本

楚辭註求確目錄

分寧胡濬源校定

卷一 離騷第一 近本諸家
一有經字

卷二 九歌第二 十一篇

卷三 天問第三

卷四 九章第四 九篇

卷五 招魂第五

卷六 卜居第六

漁父第七 以上俱
屈原

以上凡七題二十五篇

卷七 九辯第八 宋玉○晁補之本此篇以下乃有傳字○九篇

卷八 大招第九

卷九 遠遊第十 漢辭人所擬舊本謂原作非是

卷十 惜誓第十一 闕名

弔屈原篇第十二

服賦第十三 二篇俱賈誼

招隱士第十四 淮南小山

以上凡七題十五篇

求確凡例

一讀楚辭當於天晴日午明牕下一目一行靜心觀之若
黑夜暗室索螢火之燈逐字照去照得一字而忘上下
字照得一句而忘上下句照完一篇而忘他篇便自以
為確解謬矣故註楚辭者有以燈命名殊大可笑也茲
編註求其脈絡之貫通雖不必盡確亦求之免至逐字
尋照而已

一註是書從來有當詳反畧當畧反詳者當詳反畧如離
騷但詳字句而畧節旨次序遂使章法井井者反成重

復迷混漬聒可厭也當畧反詳如天問本引委巷不經之談寫照世間不解之事而柳氏必逐節對之後人更穿鑿解之却昧此篇四大段主意搔不著癢處癡矣故茲特詳離騷畧天問

一九歌明明末篇點出女倡傳芭代舞而註家偏忽之竟作祭祀樂章解絕不認是何人語氣遂致褻侮神靈毀滅文理有壞風教大不通矣不知古者祭祀用樂歌則工及瞽矇職之舞則伶人國子任之女巫惟舞雩及大哉歌哭而請耳豈有傳芭代舞爲典禮乎楚雖蠻邦左

傳令尹子元欲壽文夫人振萬於王宮側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春秋已然不應至戰國而此風遂改故錯認主腦因使十一章註多不著今以本辭解本辭非臆說也

一屈子初變古詩爲賦創立一格其段落承接轉摺字法句法非惟不同今賦之顯易亦與漢賦不同一切若夫爾乃是故夫其之類皆所未有註者不細審其輕重虛實死活之妙專於呆句求之則往往有前後比類隨步換形者遂疑爲疊復又謂爲三致意卽此此不通節旨

脈絡之病也不知字有重複處句有重複處物有重複處而意不重複也得其意則前後段落承接轉摺頓挫脫卸一毫不混與散文無殊

一 屈子一書雖及周流四荒乘雲上天皆設想寓言並無一句說神仙事雖天問博引荒唐亦不少及之白蜺嬰弗後人雖援列仙傳以註於本文實不明確何遠遊一篇雜引王喬赤松且及秦始皇時之方士韓衆則明係漢人所作可知舊列爲原作非是故摘出之

一 音註從來註家已詳備無容復贅但叶韻之法從古至

漢晉尚未有在作賦者不過隨方音而輕重緩急以諧聲耳讀者亦不必專泥音而忘義舊註訓詁可通者則存之

一 九辯以下十五篇乃原弟子宋玉景差輩及漢諸人之辭有爲原而作有不因原而作要皆最先衍是體而學之者故仍舊本附爲楚辭自後學者益繁宋代有佳篇或已經前人刪去或別爲文苑採輯莫可勝載不必廣羅恐喧客之奪主也



楚辭卷一

分寧胡濬源乙燈增註

男雲從雲行翼
會雲凌雲作
姪友梅內姪張表仁 全校字

離騷 舊註離騷者屈原見疏於懷王而作也離猶遭騷
猶憂幽愁憂思而作離騷古詩之變也其謂之經
者後人祖其辭而尊名之非原本意也。楚不列風有
騷而後可無遺憾天生屈子以補此段闕畧也。下古為
騷辭者皆得繫於楚蓋忠貞之性發為哀怨正大之氣
非方隅時代所能限也大哉楚聲乎淮南云國風好色
而不注小雅怨誹而不亂離騷兼之太史公述淮南而
謂與日月爭光少陵詩為英雄才皆足明離騷之大
按濬天史公自序固已明日屈原放逐若離騷又報任安

楚辭新注卷一 三

書曰屈原放逐乃賦離騷漢志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
諸賦以自傷悼則楚辭皆既放後作也從來註家以離
騷爲見疏懷王而作九歌以下乃見放於頃襄而作楚
沉史記文前後執而分之故往往使此篇離憂忠悃大
旨不亮而其文義遂覺往返複疊脈絡不貫且情既乖
戾理道亦扞格不知離騷一篇史記傳原於王之怒而
疏後卽接作此重是篇也故極贊之與日月爭光然後
再補序既緝後楚事以見原之忠而復口旣嫉之與前
疾土遙接卽又曰雖放流瞻顧楚國一篇三致意云云

作騷當在此時史筆不過急所重而先之耳讀者不察
遂認爲未放時作不知篇中一則曰依彭咸遺則再則
曰從彭咸所居是明矢志汨羅矣假不放於江南將安
能預爲此語乎如申生名忽荀息之死豈必定要在水
乎若泥史文字句則懷沙畢命卽逝卽死何以自旣放
直至哀郢九年後乎且方纔一疏疏後緝尚使齊返尚
諫王勿入秦何至途爾誓死懟憤寧非悻悻要之篇中
濟沅湘南征及亂詞何懷故都便知旣放後作史稱令
尹子蘭聞之大怒聞其作離騷等篇也卒使上官大夫

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怒而遷之則既放又遷之使益
遠耳細玩九章惜往日篇辭史傳原事正與之相符即
可考屈子賦騷之前後疏與放年歲楚世家可互考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

寅吾以降降乎
攻反

舊註楚顛頊後自周成王封熊繹為楚子傳國至熊通
偕稱王生子瑕受屈為卿因以為氏苗草之條裔衣之
餘故以為遠末子孫之稱攝提星名隨斗柄指十二辰
貞正也正月為陬昏時斗柄指寅在東北隅故以為名
屈子自序開首世系由初生年月日命名字以迄終
身使居然與國同休戚之誼先序家世本生民元鳥二

詩遂為遷回以下作史諸人自敘之所知○此篇大旨
史遷奠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兩言盡之矣有合說有分
說總不外是讀者見其文詞迷離恢詭不尋其脈絡遂
駭其複不知未嘗複也蓋比物類情雖同不外香澤堅
貞等物而逐節各分意旨解其意旨便不複

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

曰靈均名與均韻本不通然今楚音于真文庚青蒸侵韻
都無分別古人以方音為詩非後世按譜而求也

舊註正則靈均釋均與平之義靈者秀慧之意與靈
均之上同均從勻土亦高平日原之義訓均為平取此
按澹名字用詮解隱寓諡法已定一生之品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江離與辟芷兮紉

秋蘭以為佩

紛音墳重備用反能古音奴來奴代二反此從奴代離一作離紉友鄰反

傳註

紛盛貌重再也扈被也離芷蘭皆香草辟離也離生于江中芷生于幽僻之處蘭至秋益芳故曰江離辟

芷秋

閑也紉索也續也古人佩以象德行首佩芳言已博采衆芳以喻修德也

清潔

接此言已之質美而脩潔也被服於芳也

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

攢洲之

汨于筆反搴音蹇說文作攃阰音毗攢力敵反莽莫補反。不及一本作弗及

薺註

汨水流去疾貌汨余猶言余汨搴拔取也阰山十嶺采也宿莽一名卷舒木蘭去皮不死宿莽至冬不枯

此

言已之及時阻勉若不及也木蘭宿莽耐久不死

喻朝夕

無已之勤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矣

人之遲暮

舊註以

美人稱君本詩簡兮卒章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親而媚之故日以美人尊而嘉之故日以靈脩

按美人

句領起君。言又為君惜時也美人指君亦不

專指君

凡賢皆是篇中內美保美信美蔽美而美求美

理美委美又委美終以美政美字公用也詩之西方美

人亦非定是美女惟美人誤作女解遂致後求女俱誤

解矣不知臣道婦道同屬坤體君自屬乾屈子以婦道

擬君豈非不倫乎且後文庶妃簡狄二姚等若指君何不直曰義皇帝學少康乎美人論詳見後九章思美人篇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棄騏驥以馳騁兮來吾

道夫先

路棄即乘駝古馳字路道一作導先去聲

舊註來謂就我而商所之路也

按此言君苟及時求賢已當為之先道也路字起後數

路字是時正史所謂王甚任之及惜往日首二節語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

紉夫蕙芷

菌音窘維當作唯古通用芷昌改反一音止在亦音才禮反古通止韻才通用

舊註三后禹湯文武也眾芳喻羣賢篇中凡三六眾芳曰眾芳之所在曰哀眾芳之蕙穢曰苟得列于眾芳椒菌往皆香木蕙芷皆香草三后當是三皇在帝之上其從純粹下章堯舜遵道遵三后之道也申作重解非淮南子申詎杜正可見非地名即是其美名也

按此言自古皆賴多賢伏後求女。眾芳雜椒與菌桂

不惟蕙芷則如上言已履紉之外尚多賢也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被兮夫唯

捷徑以窘步

昌被一作狷披

舊註耿光也介大也堯舜之德盛矣然亦只受用耿介二字昌被衣不帶之貌言凌遠無序也

按此承上文言三后皆遷堯舜耿介之道而得路何三代之末桀紂竟用捷徑窘步而失路耶三后指禹湯文武為是下陳詞重華所舉皆三代事若指三皇則終篇不相應矣

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

輿之敗績

臨吳才老讀伊昔反按古音績去聲音讀入真韻實卦古韻通用偷一本作偷

舊註此三章緊承道夫先路三后初闢此路者也堯舜遵之而得桀紂不近之而窘蓋此道中正別無岐途而黨人偷為逸樂以為迂濶引其君以捷徑不知捷徑幽昧險隘之地必至馬蹠韋傾反成窘步

按此言小人之誤國害正君當悟而黜之捷徑幽昧之

路恐貽皇輿也皇輿君車也黨人伏下俗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莖不揆余之中情兮反

信讒而齎怒

先去聲莖七全反一作莖齎祖西反怒古音

二音今山東河北但知怒有去聲故失其真也

舊註忽疾貌莖香草以喻君也齎炊餽疾也○正言我之道夫先路也齎怒猶言齎怒拙思所請造怒也

按此言余之道夫先路將欲踵武三王也莖喻君篇中

惟牽與靈脩哲王指君其餘香草理美及女若宓妃

女二姚等皆指賢人同氣者莖二句始跌入疏此讒尚

在上官大夫奪憲令蒙不與時懷王十六年前

余固知窘窘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脩之故也含古音暑上去通韻

營註嘗嘗言其所難言也舍說文釋也不必訓止正猶質也王逸註嘗嘗忠貞貌靈神也脩遠也神明遠見者君德故以喻君解是此因其怒而自歎也低徊俯仰聲有餘痛

按靈脩指君指天為正即惜誦所非忠而言二句意

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

舊註黃昏古人親迎以昏為期羌楚人發語端之詞一無此二句洪以王逸不注此二句後章始釋羌義疑此後人所增然詳其文氣當有此二語此下定脫二語海翁謂安知非逸以前已脫二語耶得之文選註羌乃也按改路則不從余所道矣○二句從王逸本及文選註

節去更爽又九章抽思篇本有此二句只改路為回畔

二字不同疑是錯簡又按禮昏義疏壻曰婚女曰姻婿以昏時而來女因之而往即此可知以壻比君以女自比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

靈脩之數化數所角反化古音毀亦反一本與余下有有字

舊註數化言志屢變易無常操也○此追迺未怒之前實有難忘也

按以上冀君之悟意重在君曰不難離別是尚既疏未

細時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畹畦雷夷與揭車兮雜

杜衡與芳芷

畹於阮反晦滿以反衡一作衡

舊註滋蒔也畹一十二畝或曰三十畝也畦隴種也雷夷揭車杜衡皆香草○種蒔衆香喻樹立賢才也

按此言己之進賢引類多也以渡下俗

冀枝葉之峻茂兮願族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

哀衆芳之蕪穢

舊註言枝葉雖落亦何能有所傷乎但雜于衆芳其蕪穢為可哀耳○萎絕猶不失本質蕪穢則變其臭味矣

按恐衆賢之改節也伏後時續紛變易數節萎絕指己

身言衆芳應上三后衆芳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慙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

各樂心而嫉妬

索本有素音非叶也量力香反

舊註慙滿也厭飽也言貪婪之人雖滿猶求索不知厭飽也以心揆心為恕言因己之貪婪而謂人亦如己遂生嫉妬之心也

按小人之競進俗也此衆字傾起俗不厭求索謂求亡

富貴求人瑕疵與後上下求索皆作活看

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俗

名之不立

舊註冉冉行貌脩名修潔之名千古聖賢貴立名耳人無名即無仁義忠信矣

澹脩即上脩能名即上嘉名內美也馳騫追逐言猶急
與羣小爭邪正而不自引避也上忽奔走先後對君言
此忽馳騫追逐對俗言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

練要兮長願願亦何傷英古音央姱苦瓜反要於笑反願虎感反頤尸感反

舊註信姱言實好也練要心中簡練合平道要願願食不飽而面黃之貌

此言余豈惟外佩芳香抑且朝夕飲食於是而忘飢
朝夕承老將至飮餐猶終食不違意後瓊羞瓊粳同練
要要字當作要聲謂久要舊約也方與上朝夕繫承下

長願願及下草學木根等聯合衆賢之意淡洽且與前

朝寒夕攬意旨不復彼述終日乾惕之勤此屬久要不
忘之篤

學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藥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

繩之纒纒學音覽一作擊藥如墨反古音如我反纒所綺反古音所禾反平上通韻

舊註擊持也貞累也藥花鬚薜荔香草矯舉也胡繩亦
香草纒纒素好貌○木根喻本藥喻未言本末皆芳也
按此言余又將聯合衆賢同類以相助應上文埃時將

刈之用三閭寧王族三姓率其賢良以厲國士亦即此

警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

依彭咸之遺則

誓一作蹇 服蒲北反

舊註蹇難詞也前脩前代脩德之人周合也彭咸殷賢大夫諫君不聽自投水而死

按此言無如不合於俗提出俗字以後時俗眾女黨人

皆是提出彭咸卽下四死字亂辭結句之志但此處依

彭咸遺則尚是諫之則後將從所居方是決志自沉悲

回風篇云悲申徒之抗迹申徒事與彭咸正同而此篇

及本篇屢舉彭咸獨謂申徒何益者從古諫君惟彭咸

諫不驟也○不周今人承上章言眾賢雖未必人人合

志而但願依彭咸彭咸蓋嘗聯合眾賢以匡君言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

謇朝諝而夕替

諝與詆同音信艱替相韻言音無攷吳才老韻補艱立勤替才淫反殊未安朱晦翁

艱居根反替它因反于義為協從之

善註脩姱脩潔而美好鞿羈以馬自喻鞿在口日鞿革絲頭日羈言自約束不放縱也諝諫也

按替卽史所云絀也○鞿羈疏而未絀夕替則齋怒而

疏且絀矣十所謂不復在位

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芷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

死其猶未悔

舊註纒佩帶也言我雖脩姱見替而猶攬芳以自結束故曰又申之也晦翁解未安

嘉謀不厭 瀆聽此蕙 蒞指諫言之善言 雖疏絀後猶
諫即使齊反 諫王宜殺張儀及諫王無入秦之類 是時
方件子蘭露出死字 悔字伏後悔相道之悔

怨靈脩之浩蕩兮 終不察夫民心 衆女嫉余之蛾眉兮 謠
詠謂余以善淫

舊註浩蕩思慮放縱如水無津涯也 九歌河伯章心飛揚兮浩蕩解 同民謂衆人心有真有淫所當察者也 謠謠言也 詠詠也 終不察言到底不察也 謠詠非一人之言毀謗而流也

行時子蘭與人構原以蛾眉自居 已亦以女自比也 故

後文有求女之占 求同氣相助也 衆女則羣小矣 此句
一篇眼目 坤地道臣道妻道斷無以女人比君之理 史
遷謂騷自怨生 篇中只此一怨字 實怨俗處多 故處處
指出俗字 世字來 然俗又不足當此一怨 故加之靈脩
隨即接以衆女時俗也 到此時乃怨明知禍結

同時俗之工巧兮 倘規矩而改錯 背繩墨以追曲兮 競謂

容以爲度 倘音面 錯音措 追古 隨字

舊註有背也 周合也 言爭以爲苟合 求容爲常法也

按再措時俗 害正之實 競承風旨 巧構逐原

愧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

余不忍為此態也愧徒渾反侘勅駕反傑敕界反溘苦合反時態通韻按古平聲支脂之灰哈韻

通用去聲寘至隊代韻通用此又平去通用

舊註愧悶也鬱邑憂貌侘傺失志貌溘奄也○為此態即時俗工巧之態

溘再露死字○溘死流亡便既放流在懷王三十年王

放原後乃入秦正情往日所謂遠遷臣而弗思史所謂

雖放流此以後纔是一篇三致意舊註不通全書非是

鷺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六就異

道而相安鷺脂利反圜一作圓然安本通韻不必叶

按前世應上此時方圓應上規矩

屏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詢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

所厚懷古音而羊反詢音古厚音尸

舊註攘除也詢恥也言雖見尤于人亦當隱忍而不與校雖所遇有恥辱亦當以理解遣攘却之不受于懷也

按以上冀俗之改意責任俗三露死字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

迷之未遠

舊註相道相視道路也不察迷於超避而輕犯世患也復路中道而反也

按此用悔字作一頓姓波瀾言悔道回車所謂左思右

想也以下從自己身上合君與俗言史所謂不忘欲反
此反字雖非反國之反然必反道乃能反國若如下章
不能反道則即不能反國旨雖殊却仍是一義

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
將復脩吾初服

舊註步徐行也澤曲曰皋回車復路
行息必依蘭椒不忘芳香也離遭也

接正回車却仍是初服仍是芳路史所謂故不可以反
製芟荷以為衣兮糞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
情其信芳

舊註此與下章所謂脩吾初服也荷衣芙蓉裳服
之芳也余情果芳亦將終焉矣二句文法倒裝

接衣裳則竟體服之不但為紉佩意謂但安獨善而已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

質其猶未虧皮魚及反糅女救反下同
離古音羅虧古音去未反

舊註岌岌高貌佩玉佩也陸離美好貌芳言衣裳之芳
澤謂玉佩之潤物相雜曰糅昭明也獨能全其明之質
接芳澤雜糅又不但芳并瓊枝瑤美皆備矣獨善其質

既盡善

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

菲其彌章續匹
賓反

舊註言已回申反服忽然反顧吾身將為四荒之

觀佩愈盛而芳愈章自喜困苦之中所樂自在也

按潘佩繁飾美玉也芳彌章蘭芷等也反顧姱脩芳蒞難

拖悔如未悔○忽字警動四荒伏後遠逝周流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

豈余心之可懲梁五殺反好去聲

舊註懲字正應前悔字而反甚言之曰雖體解猶未變死之可貴如此豈相道之不察哉設言悔而實自負也

及頹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鮫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歿

乎羽之野頹音須嬋媛音嬋媛予古音與後同鮫與縣

舊註女頹屈原姊也嬋媛眷戀牽持之意申申從王逸作重解婞很也歿歿也

按借借女兄同氣之賢而不同志以影起下諸所求之女

汝何博譽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賚兼施以及室分判

獨離而不服賚音義一才作茨兼音錄施商支反

舊註博譽廣博忠直也紛盛貌姱節姱美之節賚兼施三物皆惡草言佩此惡草者盈室以比為讒佞之行者滿朝也判別也晉辭止此其意恐其過異以罹禍耳非欲其苟同以變節也姊豈閨閣庸懦人

按詈其違俗

眾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

災獨而不予聽說讀如字佳聽本同韻情亦不必叶

舊註以樊獨而見欺故不予聽也○此亦女須之言十
余字代原稱下予字須自予也又尚書五子之歌萬姓
仇予予指太康鬱陶乎予心予字乃自予與此一詞
姊詈原之詞皆原之所以自信以此為詈實譽之矣

潘女須之言又一大頓挫

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

華而嗽詞喟丘愧反沅音元嗽即古陳字

舊註節中節其中道猶云折衷喟歎憑滿也歷茲途此時也舜葬九疑在沅湘南其神獨近故就之而嗽詞也
賢姊骨肉尚勸其勿婞直違俗無可表白只得折中

古聖前聖遙應上前聖所厚原之言

各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

用失乎家術

難去聲又讀平聲術與巷同古音胡貢反

舊註九辯九歌啓所得天帝之樂五子太康弟五人也家術宮中之道所謂示卷也太康田於汭南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距之於河事見尚書五子之歌

潘此以下皆冀君悟歷陳法戒針對懷王以悟之

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泥又

貪夫厥家

羿五計反射食亦反鮮一作勘並先典反泥食角反家古音姑固一作國

舊註羿篡夏政其臣寒泥殺之貪取其家以為已妻言羿以亂固不克終亦其遊畋不恤民事致為淫所劫也

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

夫顛隕

澆五弔反一作稟五耗反一本縱欲下有殺字

舊註泥取羿妻生澆使之用師澆強梁滅殺夏后相日作淫樂卒為相子少康所誅遂滅泥康安也忘亡身也

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

不長

青註藏菜曰菹肉醬曰醢言夏桀違背天道而見放殷紂菹醢賢臣而覆宗也

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

墨而不頗差初差反頗滂波反

舊註鐵畏也祇亦敬也差過也頗偏也言三代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不敢差殊偏頗如此也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

用此下土錯七故反行下孟反

舊註錯置也言天無私阿觀人之有德者輔助之置以為君惟聖哲有甚盛之行故使之奄有下土此承上章言二代先王受命之事也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

善而可服

舊註瞻前顧後總承上六章相觀民之計極言細推人事之極致也兩孰非妙見得天道一定不爽

陆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柄兮固

前脩以菹醢陆音管又音都念反悔虎隈反量音良鑿音潛去聲柄而銳反

舊註陆臨危近邊欲墮之意猶言余身陆也柄刻木端所以入鑿者承上言天道如此我獨危死非我之行有可悔也止因鑿柄不相入前脩固有以此而遭菹醢者何况於我

按未悔回應相道之悔四露死字

會獻歎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露余

襟之浪浪

舊註會累也歎歎哀泣聲不當生不當舉賢之時也茹柔栗也浪浪流貌

按茹蕙掩涕已成孤芳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鸞兮溘

埃風余土征

舊註陳辭陳如上之詞耿明也中正中正有道虬龍類鸞鳳屬駟虬乘鸞等說皆假托之詞自此以下却為多方遠去之詞又託于上下周沛而卒歸于懷其故都

按陳詞既畢古聖亦不為之可否只得上訴於天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

忽其將暮古

舊註軔指輪木將行則發之蒼梧舜葬處陳詞既畢而行政從此始縣圃在崑崙上靈瑣神所在也瑣門鑊也

按朝蒼梧夕縣圃謂窮日之力一往邁征起下上下下求

索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馳路曼曼其脩遠兮吾將

上下而求索

崦嵫音淹茲古但作奄茲迺古音問曼莫半謨官二反一作漫索蘇各反舊註羲和日御也弭節按節徐行也崦嵫日所入之山也迺附近也曼曼遠貌求索求賢君也

求索求可告訴之路也舊註求君求賢皆非若依舊
詞則前衆不厭之求索又求甚麼

八余馬於咸池兮摠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

遙以相羊

飲於禁反扶說文作攬相息
羊反羊一作伴摠一本作總

舊註咸池日浴處摠從手領也合也即六轡在手意扶
桑神木日出其下若木亦木名在崑崙西極其光華照
下地拂日使不即西
落也相羊猶徘徊也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

告余以未具

屬古音樹或曰
音注皇一作凰

舊註望舒月御飛廉風伯奔屬奔走屬其後也鸞皇之
佐皇雌風未具行李未備也○雷師亦喻臣非喻君也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

而來御

夜古音羊茹反屯徒渾反霓通作
覘五稽五塵二反○鳥一本作風

舊註屯聚也御迎也○飄風旋風雲霓陰陽不正之
氣皆喻邪佞之人非言擁護也相離言不與己合也

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闔

闔而望予

下古音戶後同
予古音與後同

舊註紛亂也總總聚也斑亂貌陸離分散也言見讒佞
人傳告相聚乍離乍合
帝天帝閭主門者闔闔天門也令帝閭開門將人見帝
更陳已志反倚門望而拒我蓋求大君而不遇之比也

接倚闔闔而望是不答應○訴天又不得通此後不得

不求同志以相助矣

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

美而嫉妬曖立愛罷音皮佇妬去上通韻而延一本作以延佇作好

舊註曖曖昏昧貌罷極也延佇長立躊躇意既不得入天門以見上帝於是歎息世之溷濁嫉妬去而他適也

按時將罷而孤芳獨賞世又好蔽美計無如何起下求

女之念世溷濁與下世溷濁世幽昧皆是俗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縹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

高丘之無女閬郎浪二音縹通作縹縹音葛馬古音莫補反

舊註白水出崑崙山閬風在崑崙上女神女媧翁謂以此賢君故下敷章皆求賢君之意也高丘楚地名

按悟君必先改俗此以下冀俗改因思求賢人相助以

改之高邱無女無賢人也凡女字皆指賢不指君高邱

指楚之在高位者如令尹司馬之類○忽反顧流涕是

轉關脫卸語前忽反顧遊目既由悔相道之不可反遍

到觀四荒此忽反顧流涕又從四荒上下無可求索遍

到求賢一策故接以哀高邱無女

滯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

女之可詒相息亮反佩詒韻本通不必叶

舊註春宮東方青帝之舍也瓊枝玉樹下女神女之侍女也詒以瓊枝欲因以通意於神女也

按春宮猶東宮也謂帝閭既不許入高邱又無女或者

望之嗣君春宮猶可詒以下女乎指頃襄之臣如黃歇

昭睢董瓊枝繼佩覺菫蕙等同氣者漸稀矣下女頂上

高邱句來○楚大臣既無賢且求之太子舍人等官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解佩纒以結言兮吾令

懸脩以為理處音伏在理古韻通用不必叶

舊註豐隆雲師也處妃伏羲氏女溺洛水而死遂為河神纒佩帶也懸脩人名理為妹以通詞理也

接求女冰賢相助改此俗也此指敵國之賢不可求觀

窮石涓盤地在西北意指秦人天問篇夷羿妻雉嬪波

以比秦人如張儀之徒兼相秦楚才而詐者也下驕傲

淫遊顯指此輩○太子官屬又無賢試求之敵國來相

楚者故下章明著來違字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繡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

髮於涓盤緯音綴繡呼麥反又音畫涓子軌反遷盤自相韻不必叶

舊註緯繡垂房也遷移也蹇脩通言讒人毀敗之令其意離合遂垂房而見拒窮石山在張掖涓盤水出崦嵫

接此夕窮石朝涓盤則指西方之女偃蹇自適所謂閒

者自間故顛倒夕朝以別於前後朝夕之句

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

棄而改求傲一作敖

舊註康安也淫久也河善暴怒故言慮妃有無禮之狀遠去也

見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

有娥之佚女

相息亮反下音戶娥音高依一作妖

舊註四極四方極遠之地凡言偃蹇者皆有高踞意蹇者移步其面必仰偃蹇之義也臺踞高而凌上故云有城國名佚美也謂帝嚳妃簡狄也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美女為之高臺而飲食之

按此指他邦之賢已事有主不能求者如六國之士甯

越徐尚蘇秦杜赫等下鳳凰受詔高辛先我自明○敵

國來相楚者不可信不可求且求之列四之賢

吾合鴆為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

桃巧

令平聲鳩面禁反桃吐離吐了二反好巧韻通用不必叶

舊註鳩惡鳥告余不好者不肯為媒而反間我也雄鳩似山鵲聲多性輕巧亦不可使鳩喻讒人鳩喻佞人也

按鳩指楚讒臣雄鳩鳴逝指楚臣之使絕齊者如勇士宋遺輩蓋皆鳩毒桃巧而不能引賢者也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詔兮恐高辛

之先我

舊註猶豫未定之詞狐性多疑言鳩鳩皆不可使自往又不可女當待媒豈能自結鳳皇又已受高辛之詔而來求之故恐簡狄先為嚳所得也

按即高辛句益見以女比君之非高辛豈可比臣以自

比乎且既求處妃又求戚女又求二姚以比君則三易君矣貴誼何以謂其不歷九州而相君乎又舊註以處妃指三皇之佐三皇佐豈有驕傲淫遊之理不通皆刪去言不能求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末家兮留
有虞之二姚

按遠集無所止不如隨處求之此指未仕在野之賢恐亦非其君不仕如漁父弋人莊周之隱少康夏后相子帝高陽氏之後楚與同出故以指本國未家言未聘○

列國之賢既各有主不能求且求本國未仕之賢

埋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

而稱惡好去聲美一作善惡鳥路反○先儒謂一字兩聲者各有善惡其說亦始於六朝如此字與後孰云
初賦為羣邪之所惡魏了儀厲志賦將未審乎好惡俱
受惡之惡皆讀人聲知古人原無此疆
彼界之分不過發言輕重疾徐之間耳

按埋弱媒拙楚無賢君臣而草茅之賢不肯為之出也
恐字頂上聊字是不必求○未仕之賢不肯出則無可
求矣

閨中既已還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

忍而與此終古音古上去通韻又按集韻古音估者故也音故者始也則是古原有上去二音

按閨中 指女哲王纔指君二句本自分明將俗與君總

一束閨中即上處妃等哲王如上三后堯舜禹湯周及

下巫咸所舉湯禹武丁周文齊桓懷情不發與下自己

曰字緊應舊註閨中况列國比濁世皆謬刪去終古與

九歌禮魂篇終古同謂來日之無窮也

索蘆茅以筵筭兮命靈氛為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

信脩而慕之蘆一作瓊筵音廷筵音專晦翁云兩之字自為韻又慕字從莫諧聲俱可韻合筵占自韻

舊註蘆茅靈草筵小折竹也結草折者以小曰筵靈氣古明古吉凶者美必相合乃能相信相信乃能相慕也

按設一靈氛作波瀾此曰字當是己問詞言誰實可信

慕抑或九州他處可求不惟此處○求賢求君兩難決

計且謀之卜與神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

孰求美而釋女上女字如字下女字音汝

按此曰字乃靈氛答言一定須遠去孰求美釋女靈氛

亦以美女比屈言同氣必相求也舊註以女比賢君不

妥且不透刪去

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

察余之善惡

眩炎絹反惡鳥路反上去通韻

舊註上二句亦靈氣言芳草以比女申上意而勉其行也以下十句乃原自念之詞言故守果不可懷也

援證言九州博大賢人正多汝但遠求之世幽昧句以下

十句原答靈氣之詞幽昧應前路幽昧

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尸服艾以盈要兮謂

幽蘭其不可佩

要古腰字異佩古韻通用

舊註言皆好說佞謂忠正不可行也

按此言黨人獨異則求美偏見釋矣黨人俗也彼方服

艾必以蘭為不芳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瑾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

謂申椒其不芳

理音呈幃許歸反下亦同

舊註瑾美玉也蘇取也幃謂之階即香囊言近小人遠君子也

按瑋美應上芳澤之澤伏下瓊佩瓊枝瓊席瑤象玉鸞

玉軌等言芳香同氣味者猶未得况玉佩之堅貞能得

乎糞壤更甚於艾總言縱求得之非類必不能容也

欲從靈氣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

精而要之

精孫五反要伊消反

舊註巫咸殷中宗世神巫也椒香物以除穢精精米以享神要之使占吉凶也

靈氛之言難恃且再問巫咸又一波瀾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續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

以吉故翳於計反疑一作疑迎吳才老讀元具反剡以再反

舊註九疑山有九峯其形相似遊者疑焉故名言巫咸將百神蔽口來下九疑之神紛然來迎也皇指百神也剡剡光貌揚靈發其光靈也吉故告我以去當吉之故也

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獲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

咎絲而能調榘一作矩獲紂縛鳥郭二反一作獲咎絲一作臯陶謂徒紅反

舊註曰巫咸語也陞降上下上天下地也榘知同應度也猶云法度所同同合此法度者摯伊尹名調和合也
按靈氛上求女故曰勉遠逝巫咸主求君故曰勉陞降

上下靈氛之言簡巫咸之言繁便不板拙

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

丁用而不疑好去聲說音悅媒疑直簡通用

舊註說傳說武丁波高宗事見尚書○檢菴曰上二句當在上節湯禹句前却插入中間妙絕古人多用此法
按觀巫咸之言不必遠逝求女但求賢君自能遇合則

求女非君可知故直接湯禹武丁周文齊桓皆以君比

君摯咎繇等皆以臣喻臣言不待推薦而遇合也其意

若以為不得於懷日須求之於襄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問以

該輔

舊註呂望太公也太公至朝歌道窮困因自鼓刀而屠甯戚衛人脩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戚方飯牛叩角歌曰南山粲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解從昏儀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且桓公聞曰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用為客卿該輔備輔佐也○三章言諸人不用行媒者以此寬慰原也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鶉鴉之先鳴兮使夫

百草為之不芳鶉鴉題第二音 鶉鴉決桂二音

舊註鶉鴉鳥名以夏至鳴陰氣至則先鳴而草死以此時一過則事愈變而不可為也巫咸之言止于此

按巫咸言及時尚可求遲則恐生變已暗渡下眾賢改

節

何瓊佩之偃蹇兮眾夢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

嫉妬而折之佩一作珮夢音愛折 古音去聲則食例反

舊註此下又就巫言思之蘭佩柔弱而如俯瓊佩森挺而如仰故曰偃蹇夢寐之盛也詩信也

按瓊佩偃蹇剛方易為眾所蔽言如巫咸之言無如黨

人妬折何

時縮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

化而為茅茅吳才老讀莫侯切又按古音留與蕭等音家通為一韻高誘註淮南子云留連之留非劉氏

之劉即此更可知古音矣

按此黨人既不諒則不可以淹留或者望之舊僚如向

所滋九畹之蘭所樹百畝之蕙乎○至此又明言衆賢
改節觀其弟子宋玉唐勒景差輩後皆事襄玉莫敢直
諫則當時同氣之變節者已多屈子豈虛語哉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
脩之害也

舊註佳士失節譏佞使然舉世蕭艾豈一朝一夕之故
莫猶云莫不與魚魯論文莫猶吾人之莫一例故為疑詞
以咎夫好脩益始於好諸之故而招禍卒於招禍之故
遂使今無一好脩之人為害至此好脩不得辭其責矣
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
列乎衆芳

潘此委美書衆賢目棄其美從俗干進務入而不成芳
也下委美乃君棄原美苟得言苟且與其列也舊註非
是刪去

椒專佞以慢慝兮椒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

何芳之能祇慢一作謾慝一作諛並吐刀反椒音殺幃音解見前支微占韻通叶

舊註慝淫也椒茱萸也言己無實而人復變即接衆芳
言之又反覆致歎也○此二節言蘭椒必指當時楚士
之賢者今皆不能不變矣所貴乎君子者謂其不
競進以貪婪也今既干進務入又何芳之可敬哉

澹衆芳不芳矣皆俗所移也

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

揭車與江離

音從一作從洪化古音毀禾反離古音羅

濬賢且不可恃况其次者是舊僚又不可求俗不得改矣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

今猶未沫

沫按古音平聲則莫杯反

舊註佩言瓊佩也山海西山經黃帝取峯嶺山之玉榮既有榮華則芳菲不待言矣委厥美言君之棄已也上蘭蕙自比傷華實之不稱也此瓊佩自比幸質性之不改也前覽察草木二句已具有分別矣

濬言惟亡不變節故為君所棄至此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

觀乎上下

調徒料反女紐呂反

舊註調猶言格調度決度也言自何瓊佩句至此原答死成之詞遂欲依其言而求女也

濬賢皆變節無女可求只得調度浮游作無望之望聊

借求女以周流消遣耳調當讀平度當音鐸調度猶言

酌量浮游即非認真前浮游求二姚已明知不固而聊

設是想故媒理皆未實使至此浮游求女則并自謂空

言○此章承上渡下遠逝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為羞

兮精瓊糜以為糧

行音杭糜世悲反

張陟姜反又音良

又音良

六

舊註歷數而選也精細米也此處言瓊枝瓊葉並不言
蘭蕙矣蘭所同也瓊所獨也綱蘭其始也瓊佩其終也
按靈氛主求女是急於俗之改巫咸主求君是重於君
之悟然俗不改小人蔽之君卒不可得悟故始終遠念
靈氛之言○於是決意周流但周流又無同氣可求至
此則不屑芳香氣味純特貞堅粹質矣故以下皆用瑤
玉之類喻孤操不可變與前瑤美相應蓋芳草猶有氣
類瓊玉則獨堅美質所以前半篇多用芳草中間遂芳
與澤雜糅末半篇屏去一切氣類專任自己孤操也
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何離心之不同兮吾將遠

逝以自疏

法遠逝本靈氛之教既無心可同則遠逝亦只自疏以
獨自周流耳疏對親言原為楚懿親故史云雖死不宥
自疏而茲云然者無聊之極語也○以下專言周流不
復有求

遑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

鸞之啾啾遑池戰反晻烏感反藹一作藹一作雷並出於蓋反

舊註遑轉也雲霓以為旌旗也晻藹陰
貌玉鸞車上之鈴以王刻為鸞之象也

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凰翼其承旂兮高翺

翔之翼翼

舊註天津箕斗之間漢津也凡旂屬皆建於車後鳳凰承旂言亦隨於車後也

按朝天津夕西極意謂自東徂西勢將不日歸秦故下皆言西逝與前朝蒼梧二句殊旨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磨蛟龍以梁津兮詔西

皇使涉予

舊註流沙見禹貢今西海居延津是也遵循也赤水出崑崙東南陔入南海容與徐步遊戲貌以手敘曰麾使蛟龍為橋于津上而乘之以渡也少皞以金德王金屬西方故曰西皇二句亦倒裝言詔西皇使蛟龍為梁也路脩遠以多艱兮騰眾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

海以為期

待古音紙賄通韻此又平上通韻也

舊註不周山名山海經西北海之外有山而不合者名曰不周徑待使由徑路先過而相待也

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軼而並馳駕八龍之蜿蜿兮載雲

旗之委蛇

軼音犬蜿於原反一作婉馳古音馳蛇徒河反

舊註屯聚也軼車轄也蜿蜿龍貌雲旗以雲為旗也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

舊註此言遭遇幽厄雖按節徐行然神猶高馳邈邈然而逾遠不可得而制也九歌曰奏大韶曰舞互文耳
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

領而不行

戲許宜反一作曠
晚五計反蟻音拳

舊計皇皇天也赫戲光明貌舊
鄉楚國也蜷局詰曲不行之貌

按百念靈氛告吉日將行以下知滅楚者秦也故周游

乎天亦一路西往而不及東南迨陟陞皇之處乃回首

南睨舊鄉至此竟住無限深憤○忽臨睨忽字始過到

盡處結處篇中凡七忽字冠首句自忽奔走至此皆有

層次脈絡猶文中用不意不覺詎知等字法也註家多

不深察故爾迷離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

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舊計亂者樂節之名王逸曰理也所以發理詞指撮其
大要也曰何懷故都乃作絕望之詞非死無以自處矣

按國無人俗之不改也莫我知君之不悟也故都美政

俱付流水從彭咸居歸結一篇曰將從是志已定猶未

至九年懷沙時

離騷一篇自始至終屈子將一生本領寫盡其忠悃

大旨全在此篇屬辭瑰瑋奇肆古奧波瀾曲折往復

馳驟非熟思潛玩本難驟於會通篇中字句又多同

處當日作者名為離騷後之讀者多為迷離不尋其

楚辭新註卷一
三
脈絡渺不知其倫次且謂其疊複以此故也遍閱歷
來註解諸家各有所長謂以女比君釋求女爲求君
者因誤以五章美人爲美女或於女作喻君又於女
作喻賢前後兩岐其說遂使君俗二意混淆不清而
娥眉兩美及九章佳人姱麗佳冶西施屈子亦以美
女自比反覲面不覺豈知千古不朽之文立言取喻
字法俱已斟酌因後人誤解大旨反換耳惟李安溪
先生於求女三節亦主求賢而又未詳切本文分貼
高邱春宮處妃娥女二姚之各別方伯海先生讀騷

雖舉前後分段大旨而未將君俗兩意各爲指貼逐
章剖析是以讀者仍打格於心雖明其音韻詳其字
義達其章句知其界段而不能洞悉其脈絡挈提其
綱領覺離騷篇辭有似九章者九章篇有似離騷者
總無以明之矧註家又多以後世鑿畧中事故談柄
及詩話評語湊撮膚演以註屈文而於史傳所載屈
子當時境遇同列諸人與楚當口事勢反不詳考是
以愈解愈離此何異霧裡看花月中捉影乎離騷譬
如大地一著其遠龍發脈自有絕大力量至迎送過

峽起伏回顧脫聚結局奇異之中俱是位置天然堪
輿家苟不明理氣形勢從何以知其妙處讀斯賦者
亦然今家君於此篇以楚世家及屈子傳並九章
篇互考參証融會貫通一君一俗或分或合條分縷
析其字句同處有是一段轉關脫卸語有是一篇前
後照應處俱有兩意前則由讒而怒由怒而疏由疏
而絀由絀而放由放而不志欲反中求女由本國而
他國由高位及下位由已仕及未仕前之讒是王甚
任時上官之讒後之謠誅是旣疏後靳尚子蘭輩之

如前之依彭咸是法諫諍後之從彭咸方定死志前
之求女是眞合媒理後之求女是聊借消遣前之委
美是責諸賢自棄其美後之委美是言君棄己之美
前之傷靈脩傷君之變其初約後之怨靈脩怨君之
不察夫衆人前之往觀四荒是求表白申訴之處後
之遠逝周流聊作浮游自適之娛前黨人之偷樂是
入於幽昧後己之媮樂則陟於光明其虛實淺深層
次賓主井然不紊並無一意是覆於各處註明欲令
初學之士展卷瞭然如照于鏡於一堂庶古人日月

之光不至為陰瞋所掩也矣

男雲會謹識

通篇大旨君俗二意是骨本意重在冀君悟處處責在俗蓋悟君必先改俗俗非賢不能改改俗必當進賢以相助故篇中多有求賢之事既無賢可求是俗終不改君終不悟也亂辭仍是二意作結篇當分七段首章自序世系便有宗國不去之意二章提出名字三章提出脩字言名美而脩潔也四章以脩名當及時自勉有終身不渝之志五章撫時序之淹忽欲與君共脩美政即以美人領起君六章言君苟及時

求賢已當為之導夫先路也七章治國賴賢引古為証八章舉哲昏之異言路有耿介捷徑之別九章言今之黨人陷君於幽昧捷徑矣提出黨人即伏下俗十章言己欲導君踵武於三王之路奈君之信讒而反怒何始敘入疏十一章因其怒而自歎指九天以為正十二章言君雖初任我忽又中道改路而有他余於君實深痛焉以上重在君十三四章言己向所滋樹之眾賢既多今將及時用之乎以渡下俗然又恐其變節也十五章於今之際眾競貪婪嫉妬矣將眾

字領起俗十六章馳騫非己所急值此汚濁之世正
恐不能保乎向之脩能嘉名也自首章至此將立身
事君被讒之旨作一大段十八七章言己之朝夕恐
衆芳者將聯同類以相助也十九章既不同於世俗
提出俗字雖衆賢又未必盡與己合志惟當法前脩
以效彭咸之人容諫諍耳始伏亂辭結句之志二十
章於今之際只長自太息掩涕何因諫之故而反見
絀乎二十一章君雖替我余之嘉謀益屢陳而不已
雖死猶未悔伏下段悔字以後送三言死二十二章

如此能無怨乎通篇只此處露一怨字君之不察俗
之多嫉至於此極二十三章俗之多嫉固久已競承
風旨盡工巧相構我矣二十四章言已獨窮困此時
乃遭放流然雖放流寧死而不忍從俗二十五章君
子之不儕於俗自古皆然孰能苟合而相安二十六
章屈抑心志寧清白以死要爲前聖之所許也自十
七章至此將旣絀而放誓死不變之旨作一小段以
上責在俗二十七章又用悔字作一頓挫有水窮山
盡伏起之妙以下又從自己身上合君與俗言言悔

云之相道不察獨趨於直道將延佇而反道乎二十
八章正回車仍是芳路仍是芳服故不可以反初服
句領下二十九章竟體皆芳雖不吾知己之芳自芳
也三十章又不但芳并玉佩雜糅質皆盡善矣三十
一章於悔之中忽自反顧芳澤彌章提出四荒伏後
遠逝周流三十二章雖悔之奈本性所樂終不能自
懲何懲字應前悔字自二十七章至此抑揚曲折往
復盤旋將自明芳潔之旨作一小段三十三至三十
五章又起一峯姪直違俗而不余聽借女嬃之言道

出作一波瀾頓挫三十六章賢如骨肉尚勸其勿姪
直違俗滿腔憤懣無可表白只得折哀古聖三十七
至四十三章借陳重華之詞歷陳法戒以悟君四十
四章至四十六將自己遭遇歔歔泣訴古聖亦不爲
之可否且再求可告之門只得上訴於天四十七至
五十二章訴天又不納以喻極力諫君雷師等喻讒
人壅蔽嘉謀不納矣自三十六章至此將中情欲訴
陳戒悟君之旨作一大段五十三章又作一紐子時
將罷孤芳白賞計無如何不得不求同志相助起下

求女之念五十五^四章求之本國在楚之高位及下位者俱無可求五十六至五十八章或者求之敵國秦人而敵國之女又驕傲不宜求五十九至六十一章或求之列國而我國無良媒列國之女先事有主又不能求六十三章即求之未仕在野者而楚無賢君臣草茅之賢又不肯爲之出六十四章二句結上二句起下將俗與君總一束言既無賢君臣又不忍懷情不發起下問占之詞自五十三章至此將求賢相助之旨作一小段六十五至六十七章又別開生面

故爲寬緩以收急節設一靈氛作波瀾靈氛主求女是急於俗之改是主六十八章原自念俗之嫉賢縱求之必不能容也六十九章靈氛之言難恃且再問巫咸又設一巫咸作波瀾七十章至七十四章巫咸告以求君是急於君之悟是賓七十五章言衆俗之蔽美嫉賢雖如巫咸之言又無如黨人之蒙蔽而折如何七十六至八十章言黨人既不諒則不可以淹留或者望之舊僚乃向所滋樹之蘭蕙今皆變爲蕭艾矣至此明言衆賢改節衆芳不芳皆俗移之也白

六十五章至此將不好脩歸罪黨人之旨作一大段
八十一至八十四章言惟己獨不變節故爲君所棄
君既棄而孤芳自賞又不得不聊借求女以周流消
遣明是無望之望故還念靈氛之言於是決意周流
矣八十五至九十一章雖周流總無同氣可與惟是
屏去一切氣類純特貞堅粹質專任孤操不復求矣
一路西往而不及東南知滅楚者秦也迨陟陞皇之
處乃回首南睨舊鄉咄然而止不勝僕悲馬懷總是
不忍舍故都不忘欲反也然終無可奈何卒不可以

反自八十一章至此將聊作周流不忍故鄉之旨作
一小段九十二章亂辭知君終不悟俗終不改乃作
絕望之詞故都美政俱付流水從彭咸居歸結一篇
文情離奇變化起伏頓挫其承遞轉關詰曲構思俱
有至理真非可以淺求其文四句爲一韻又或六句
爲一韻參差不一此依舊本所列九十二章於迴篇
章旨畧串其大概分其段落以稍識課讀云又字法
俱有照應嘉名脩能應脩名○棄穢應信芳○年歲
春秋應朝夕老至○扈紉冠佩應初服衣裳○九天

楚辭集卷之四
應上征○四荒應遠逝周流○理美應瓊佩○峻茂
應蕪穢如折變化○馳騁導路遵路應先後踵武相
道復路○方圓規矩繩墨應鑿枘矩矱中正○大息
掩涕應歔流涕○前聖應前聖○悔應懲○三后
卽後湯禹周○堯舜啓武丁齊桓高辛少康紂桀夏
康羿帝閻哲王美人荃靈脩俱指君○黨人世俗時
俗衆女讒媒蔽美嫉妬謔詆緯繡佻巧嫉賢稱惡工
巧追曲改錯專佞慢諂溷濁俱指俗○騏驥鳳凰蘭
芷申椒茵桂蕙茝薜荔胡繩離莽揭車杜蘅秋菊芡

荷芙蓉瓊茅衆芳等俱是芳以比賢及自比者以氣
類相求故也下女處妃佚女二姚閨中娥眉娉節以
女比賢及自比者亦同氣相求之義也後半單用理
美瓊佩瓊枝瓊靡瑤象玉虬玉鸞玉軼俱是澤以自
比者則無氣類專恃堅質孤操矣摯臯繇傅說呂望
甯戚鷲鳥鷺鳳凰飛龍俱自比鳩雄鳩鶉鳩雷師蕭
艾蘇糞壤蕘蒺藜俱比小人信娉娉節練要清以暮
蹇婞直好脩信脩中正自明忠直也九死溘死死直
危死四言死兩言彭咸誓死不變也十三言美美女

公共也一言怨怨慕也兩言抑志志可悲也推此志也史遷之稱爲與日月爭光者也會附識

讀騷大意淺說

家君著是篇所謂及明夷之左腹鞭義和於奧隅也仲弟計章分段讀之盡其旨矣然猶恐初學者畏其冗浩艱於悉數則仍不能了了故愚復取淺近之辭作代語氣之法以約其說庶俾深者見深淺者見淺云爾

屈子若曰予顓頊苗裔也自先祖瑕受屈爲卿因以爲氏迨予父曰伯庸於寅年正月庚寅日生予覽揆予初度肇錫嘉名名曰平字曰原重予生質之美也

予又益之以脩能而被服於芳及時龜勉朝夕勤無
已焉自是歷仕春秋代序觀草木零落恒恐王之遲
暮也方爲王左徒王甚任予卽思爲王導乎先路緬
從古之純粹也固賴多賢是輔堯舜尚矣三后導之
而得路桀紂捷徑而失之其顯然者若小人悞國害
正則恐皇輿敗績予是以奔走後先導王踵武乎三
王不期王乃信讒而疏予予固患言之之難也卽指
天正明王始曰昏以爲期又忽悔遁而有他予是以
傷王之無常探憶予昔爲三閭大夫時掌王族昭屈

景二姓之教滋蘭樹蕙培植親賢今予雖萎絕何傷
惟恐予退而衆芳漸蕪穢改節耳茲當小人競進所
求無厭予偏急與馳騫爭邪正不知老將至者爲此
脩名所以飲蘭餐菊久要舊約合衆賢相助應卽人
不皆如予意而願以彭咸之諫爲則也予長太息焉
正在鞿羈何竟朝諫而夕替疏且絀耶雖然予之諫
九死不悔旣絀又諫予惟怨王之終不察也於是羣
邪謠詆競承風旨相搆而放予甚矣予寧溘死放流
不忍爲此衆態也夫鷲鳥不羣屈心死直固前聖之

所厚雖悔相道之不察予寧忘欲主乎依蘭椒以脩
初服集衆芳以安獨善昭質其未虧矣忽反顧焉將
往觀四荒乎芳益難掩也生民各有所樂豈予心之
可懲不謂女兒之賢亦詈予之姪直違俗梵獨見欺
予因不得不依古聖以節中訴於重華矣予謂夏康
之娛樂后羿之淫遊澆之縱欲自娛樂紂之背天醢
臣卒以逢殃而覆宗惟禹湯周王皆循繩墨而無愆
可知皇天無親佑德從來不爽予今身獨危死非予
行有可悔也哀予生之不逢時遂不覺涕其盈襟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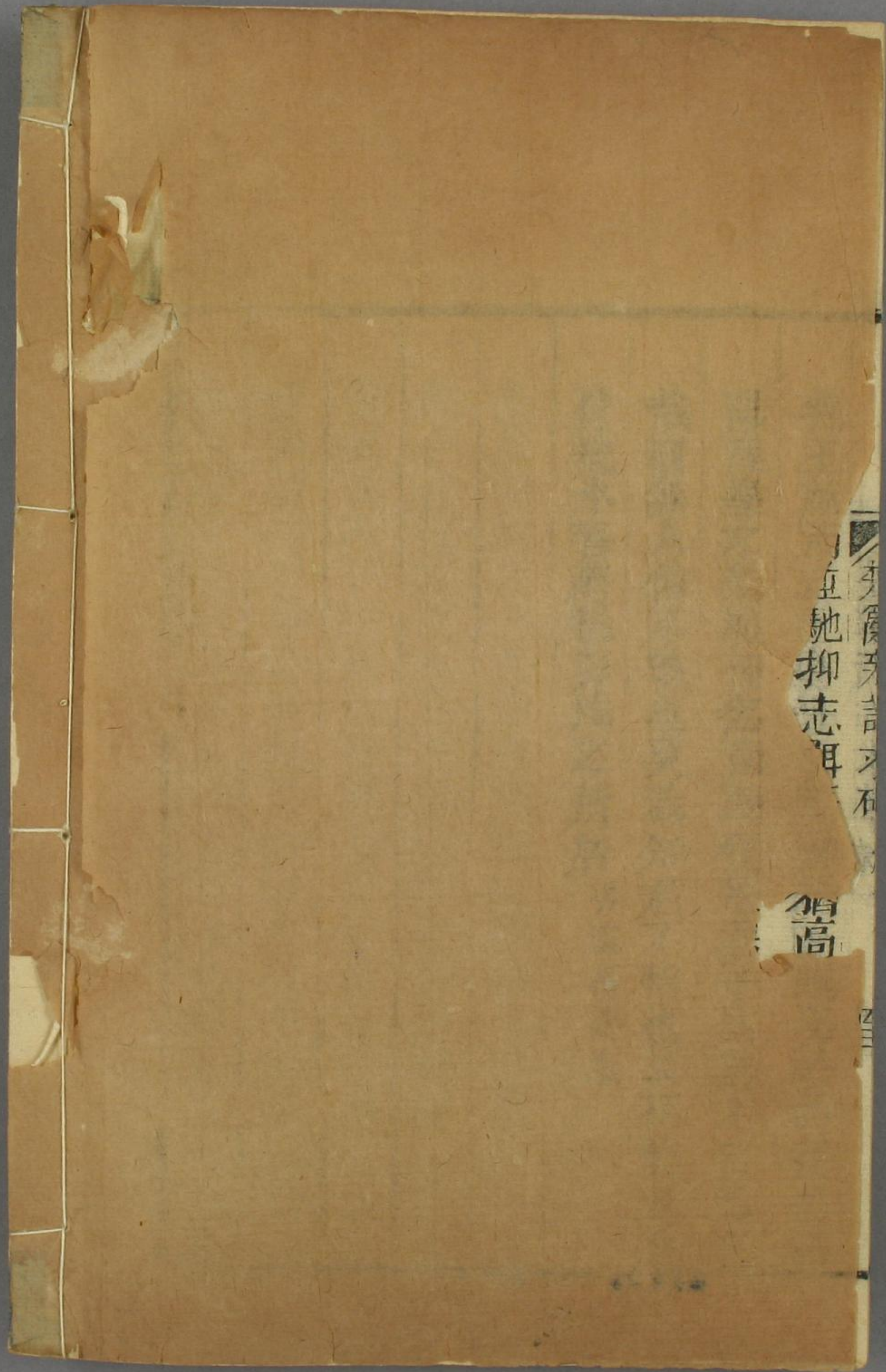
詞畢而古聖不爲予可否不得已其上征而訴於天
乎將朝發夕至一往邁征入崦嵫以求可訴之路遂
飲馬摠轡望舒使先驅焉飛廉使後屬焉何飄風偏
帥雲霓而來御離合上下致予叫閭闔而不應是謂
天又不通矣時將罷而孤芳獨賞世又好蔽美而嫉
如登蘭風而反顧計惟有求賢一策奈高邱無女楚
之高位者無賢可求也其轉望之春宮相詒以下女
乎亦不可得遂求之敵國若處妃所在藉蕙脩以爲
理乃卒偃蹇注遊敵國來者不可信不可求也其求

之列國乎下望瑤臺而見有娥之佚女欲令鴉爲媒
鴉鳩猶豫不可使高辛先我已仕有主者不能求也
欲遠集無所止不如求本國未仕之賢如二姚尚留
者因理弱媒拙決不爲之出則無可求矣如是俗不
改君不悟予焉忍而與此終古且卜之靈氛靈氛勉
予以遠逝予曰世路幽昧誰察善惡不以蘭爲不可
佩必謂申椒其不芳靈氛之占難恃巫咸將夕降焉
予再問之神告予以直求君勉予陞降以求矩矱如
華咎繇之遇湯禹傳說之遇武丁呂望之遇周文甯

戚之遇齊桓遇合奚用行媒惟須及時求之違恐衆
賢改節矣予欲從巫咸言則剛方易爲衆所蔽續紛
變易必不可淹留或者望之同僚舊契乎但昔日芳
草今皆蕭艾蘭無實而苟列椒專佞以慢悞亦何芳
之能祇覽蘭椒其若茲况其次者惟不變節如予故
美爲王所委至此極也賢無可求只得周流觀乎上
下時靈氛已告予吉古歷吉日予其將行寧遠逝以
自疏不復有求矣將適吾道於崑崙朝發夕至導赤
水麾蛟龍詔西皇使涉予路縱脩遠多艱屯車千乘

齊玉軼而並馳抑志弭節神猶高馳勢必西往也迨
陟陞皇之赫戲而忽南睨僕旋悲予馬其不行已矣
哉國無人俗不改也莫我知君不悟也故都美政悉
付流水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男雲從謹識



直隸
抑志

高